



您的位置： 专题研究 - 戏剧史 - 正文 [返回]

## 《魏良辅南词引正》系某学者伪造于1931年至1961年间考辨

4 | 170

作者:刘有恒 来源:《天禄阁曲谈》，台北 时间:2013-2-23 6:31:21 浏览:96次

### 子栏目导航

- ▶ 皮影、傀儡、木偶戏
- ▶ 华语戏剧
- ▶ 学科建设
- ▶ 百年话剧纪念
- ▶ 仪式戏剧研究
- ▶ 样板戏研究
- ▶ 影视研究
- ▶ 话剧研究
- ▶ 京剧研究
- ▶ 昆曲研究
- ▶ 戏剧史
- ▶ 戏剧发生学
- ▶ 西方戏剧
- ▶ 说唱艺术
- ▶ 戏剧理论
- ▶ 剧场、戏班、演员
- ▶ 戏剧文化
- ▶ 校园戏剧
- ▶ 散曲研究
- ▶ 地方戏研究
- ▶ 当代戏剧
- ▶ 文献文物
- ▶ 杂剧研究
- ▶ 明清戏曲
- ▶ 宋元南戏

### 《魏良辅南词引正》系某学者伪造于1931年至1961年间考辨

#### ●前言

于1960年，内地吴新雷游学京华，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叶德基）告以访书时找到了昆曲新资料，就在一本所谓的『清初抄本』的明朝书画鉴赏家张丑的《真迹目录》的第二集内发现了有后跋『右《南词引正》凡二十条，乃娄江魏良辅所撰；余同年吴昆麓较正。情正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吾士夫辈咸尚之。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今良辅善发宋元乐府之奥，其炼句之工，琢字之切，用腔之巧，盛于时，岂弱郢人者哉。时嘉靖丁未夏五月金坛曹含斋叙。长洲文征明书于玉磬山房。真迹。』的《娄江尚泉魏辅南词引正》。

且于其中有『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着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言这位顾坚有着『《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而即使任何日后有学者，去偏听此一被如路工及吴新雷等少数人未考证其真伪，咬定伪文是『清初抄本』的脱口之说者，也皆无法找出有关此二所谓的《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的任何曾经出世的任何文字的直接或间接记载。

其实此二被编织的假顾坚的假著作，都是有来头的。而由其中及另如伪文的内容之线索即勾勒出，此造伪者，必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及到1961年伪《南词引正》被路工（叶德基）发现前的三十年间伪造的，而伪造者的身份为当时的某位研究文学及戏曲及民俗的学者专家，皆详述于《天禄阁曲谈》内。

#### ●伪顾坚写《陶真野集》的『陶真』抄自《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的书名

《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这本在国内，其万历原刊本已亡佚，只有嘉庆庚申（1800）年积秀堂覆刻本存在，今存于北京图书馆，不然，只存于海外，于此可见此书之罕见。

### 热门图文



其深藏于北京图书馆内，除非有专门研究的学者，有心找才可以于北京图书馆找到此书，不然，从来没有被人注意到。但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改观了，而首见于在当时，李家瑞在《中央日报》着为文表示于杭州书铺见到过明刻本《陶真选粹乐府红珊》，但表示尚未及细阅而原书迷失。

此文如果被一般读者读到，也只是当茶余饭后闲话之资，但对于此一有心作伪，而研究文学及戏曲及民俗的学者专家身份的作伪者读到李家瑞之文，灵感大动，于是到图书馆或相识的藏书名家的藏书楼（就近的北京图书馆），找到嘉庆庚申（1800）年由积秀堂覆刻的《陶真选粹乐府红珊》读之。

按此一《乐府红珊》，明明是戏曲折子的选集，为何被冠上曲艺陶真的选粹，其理由应同于吴新雷所说：『明代书商故作狡狴，把唱昆曲说成是唱陶真，给《乐府红珊》标上“陶真选粹”的名号，以此作为奇货招徕顾客。』（《明刻本《乐府红珊》和《乐府名词》中的魏良辅曲论》），

世有以为『陶真』乃指曲艺『道情』，如1961年所谓于访书时发现抄本张丑的《真迹目录》里的伪《南词引正》的路工（叶德基1920-1996），于《我看永昆》（1961.12.12）所言顾坚『喜欢唱道情』，陶真及道情虽属说唱，其实是不同曲艺，而路工误解之。

而此曲艺陶真或道情其源之一，如与朱自清当年齐名的浦江清（1904-1957），于1936年的《八仙考》一文中所以为之『乐府』：『大概唐末乱离，人民转徙无常。南唐开国，稍见太平。异乡之人，混入市，踏歌乞索。奇装异服，非江南人所见。歌音亦不甚清楚，但听见“篮采禾，篮采禾”，遂以钱与之。好事者目为神仙，文人足成乐府。』，乃『文人足成乐府』的『乐府』。

又浦江清于《论小说》（1944）一文里说：『弹词在宋代有称为“弹唱因缘”的，还有一个“陶真”的称，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如何解释。据我的猜想，“陶”字有娱乐的意思，“真”即是仙。。。。』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说：“杭州盲女，唱古今小说平话，谓之陶真。”在这里，他把说唱的举动称陶真。』算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陶真、道情首先有研究之学者。

作伪者也因而灵感泉涌，或如浦江清所曰的『文人足成乐府』的『乐府』（浦江清《八仙考》，1936），即，《陶真野集》的『陶真』两字取自《陶真选粹乐府红珊》的『陶真』两字。即，同于浦江清思路及于1936年又见浦江清《八仙考》一文内言及的『乐府』，写下了伪顾坚写作了《陶真野集》以喻『昆曲』，或『陶真』及『道情』，或『乐府』。

作伪者又拿书中所收的《乐府红珊凡例二十条》里的魏良辅曲律的文字，收入伪《南词引正》内，另于《天禄阁曲谈》内。

故可知，作伪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或其后，看到了李家瑞在《中央日报》着为文表示于杭州书铺见明刻本《陶真选粹乐府红珊》，及以为是陶真选粹，于是作伪者在北京图书馆查找到此书，一见之下，原来是昆曲及戏曲折子的选粹，因而把内中的魏良辅曲律异于他本曲律的文字，加入到伪造的《南词引正》内，而且，自此书得出灵感，而以『陶真』两字冠给伪顾坚的著作《陶真野集》上。

而此一作伪者的取顾坚号『风月散人』仍是与陶真、道情、鼓词一类说唱曲艺有关，引申陶真至鼓词。而直接采用的乃是由明末清初贾凫西的《木皮散人鼓词》的『木皮散人』所得灵感而取名顾坚的号为『散人』。如此看来，此一作伪者应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其后之人，必见李家瑞在《中央日报》上所刊所见稀书《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并可以就近于其任教或就职机构附近的北京图书馆见其所藏此书，则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三十年内成伪文《南词引正》。

赣剧名剧赏析之三 ..



赣剧名剧赏析之二 ..



赣剧名剧赏析之一 ..

站内搜索

按关键字



立即搜索

相关专题

- 论弦索南下和剧唱海 ..
- 再论王国维关于“戏 ..
- 也谈京腔史研究中的 ..
- 民族文化融合与辽金 ..
- 民族文化融合与元杂 ..
- 《赵氏孤儿》题材源 ..

+

●伪顾坚写《风月散人乐府》八卷抄自万历本的杨铁笛的《铁崖古乐府》

伪文《南词引正》内曰：『元朝有顾坚者，。。。。。。善作古赋。。。。。。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系作者于图书馆里，找到了他所借来合成伪顾坚的原型之一的元末明初文豪杨维禎（铁笛）的著作有关『古赋』及作『乐府八卷』的文辞，而而套用在伪文《南词引正》，因为，他于图书馆的古籍里，找到了杨铁笛《铁崖古乐府》的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内，发现其中含乐府八卷，铁笛清江引一卷，古赋三卷，伪者又灵感大动，于是取用了其中的『古赋』、『乐府八卷』作间架，写下了『善作古赋。。风月散人乐府乐府八卷行于世。』的内文表述。

●小结：《南词引正》系某学者伪造于1931年至1961年间

由以上之论，再加上笔者于《伪南词引正以弋阳腔流行云贵系抄自乾隆时的郝硕奏折小考》，提及作者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看到1931年出版的《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内，收入了一篇乾隆四十六年（1781），江西巡抚郝硕在覆旨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的奏疏中，提及乾隆于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伊龄阿覆奏，要求：『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省督抚查办。』而江西巡抚郝硕在覆旨奏疏里曰：『惟九江、广信、抚州、南安等府，界连江、广、闽、浙，如前项石碑腔、秦腔、楚腔，时来时去，臣筋令各该府时刻留心遇有到境戏班，传集开谕，务使一体遵禁改正。。。。仍不许稍有张惶及苟且从事，致干严行追究。』

其中以『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盛行于『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则是首见于文献中和弋阳腔相连的『云、贵』，于是则可断定此必为真正作伪年代为1931年后，于作者看到第二十二期的《史料旬刊》后，计上心头，把其要描述的弋阳腔的流播地加上了『云、贵』，并故弄玄虚附会至明成祖的『永乐间』去。于伪文《南词引正》内，写下了『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一文，更加确定此伪文乃出自会去注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家瑞之文及1931年第二十二期《史料旬刊》的内容，此必为研究文学、戏曲及民俗曲艺的学者所伪造，其伪造年代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至伪文发现的六十年代初之间的三十年内。（刘有恒）（取材自《天禄阁曲谈》，台北）

附录一、伪《南词引正》以弋阳腔流行云贵系抄自乾隆时的郝硕奏折小考

●早于《南词叙录》的伪《南词引正》弋阳腔反而指流播云贵

成于万历十八年陆延枝成《猥谈》一书前（注），托名为天池道人自序的《南词叙录》（注）里曰：『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这是弋阳腔的流播地区首见于书册。

而成于万历十八年的《猥谈》则只引『弋阳腔』名，而未指明其流播地点。

但挂年代更早至嘉靖二十六年所曹大章叙文，而挟带于一本张丑《真迹目录》内，而系清光绪年以后现代抄本里的魏良辅的《南词引正》（注），在1961年被路工（叶德基）发现了，该《南词引正》内指出了弋阳腔是：『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如此一看，连《南词叙录》所不知道会流播至『徽州』『云贵』，而托名于更早数十年的《南词引正》里的魏良辅都已知道了。

今人更有不辨史料真伪，兜集成说而引申之，曰：『弋阳腔起码在明初永乐间已相当盛行，其流播地有江西、安徽、南北南京、湖南、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等，势力之大冠嘉靖时诸腔之上』。

### ● 伪《南词引正》以弋阳腔流行云贵系抄自乾隆郝硕奏折

而不论于所谓由曹大章抄于嘉靖二十六年的《南词引正》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文献史料，整个明代，无一文献言及。即使至1930年以前，任何人都不知道弋阳腔会流播到『云、贵』。

直到民国年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出版于1930年至1931年的《史料旬刊》计40期内，公布近五十专题的清代档案史料。其中于1931年出版的《史料旬刊》第二十二期内，收入了一篇乾隆四十六年（1781），江西巡抚郝硕在覆旨遵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的奏疏中，提及乾隆于四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伊龄阿覆奏，要求：『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省督抚查办。』而江西巡抚郝硕在覆旨奏疏里曰：『惟九江、广信、饶州、南安等府，界连江、广、闽、浙，如前项石碑腔、秦腔、楚腔，时来时去，臣筋令各该府时刻留心遇有到境戏班，传集开谕，务使一体遵禁改正。。。。仍不许稍有张惶及苟且从事，致干严行追究。』

其中以『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盛行于『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则是首见于文献中和弋阳腔相连的『云、贵』。则可断定此必为真正作伪年代为1931年后，于作伪者看到了第十二期的《史料旬刊》后，计上心头，把其要描述的弋阳腔的流播地加上了『云、贵』，并故弄玄虚归会至明成祖的『永乐间』去。而任何吾国史料，皆未有弋阳腔流播至云贵之白纸黑字之证，除了作伪者在《南词引正》里的胡说。

再看乾隆四十六年（1781），江西巡抚郝硕在奉旨查办戏剧违碍字句”的奏疏，里所称的以『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盛行于『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并非单指弋阳腔流播于『云、贵』，而是指『石碑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这些腔总共的分布地区包含了『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而且后来于查证的覆奏里指出『惟九江、广信、饶州、南安等府，界连江、广、闽、浙』有时来时往的『石碑腔、秦腔、楚腔』，亦查无弋阳腔存在于乾隆四十六年左右了。并于覆奏内曰：『随据禀称，弋阳腔之名，不知始于何时，无凭稽考，现今所唱，即系高腔，并无别有弋阳词曲』。作伪者以弋阳腔盛于云南、贵州，只是取史料来作偏颇的造假之用。

### ● 伪《南词引正》以弋阳腔流行徽州系依万历年间汤显祖之说

伪《南词引正》言弋阳腔流播于『徽州』，取自汤显祖之说。汤显祖在万历年间所写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称：「江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里的『徽、青阳』的『徽』，即作伪者取资写入《南词引正》里，把弋阳腔流播地加入了『徽州』之所出。而这也是文献史料中惟一直接指明『徽州』的徽州腔是由『弋阳腔』变成的。而《南词引正》就以此一孤证加入《南词引正》伪文里。而王骥德《曲律》里亦有『徽州腔』之名，但并无指出其源出弋阳腔。

### ● 伪《南词引正》作伪的学者作伪于1931年后

由此可知，伪《南词引正》以弋阳腔流行云贵系抄自乾隆郝硕奏折，而此一奏折公之于世为1931年出的第二十二期的《史料旬刊》，这位应为学者出身的作伪者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或其后，看到此

文，加上其他的数据（注），于是构思出此一伪文，把它抄在自己手抄的张丑《真迹目录》里，冠上魏良辅的《南词引正》，再依作伪者最喜好的，加篇叙文，假借曹大章的后叙，文微明手抄，由昆陵吴麓校正的魏良辅的《南词引正》，此伪文后来被1961年的路工为文化部访书时所获，以当日学术水平低落，考据史料真伪也没做，于是小撮人说它是『清初抄本』，就几十年一直唬弄学术界，一手遮天，以为可以就此能侥幸于万古千秋了。（刘有恒）

（注）：详见《天禄阁曲谈》，台北，刘有恒

## 附录二、从弋阳腔旁证魏良辅《南词引正》为伪造

……. 从误以魏良辅原籍江西谈到起

被号为昆曲的鼻祖的魏良辅，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1960）曰：『魏良辅原籍江西，则为他书所载』，这是指沈宠绥在《度曲须知》里写出了『嘉隆间有豫章魏良辅者，流寓娄东鹿城之间。』光是这两句话里，出错就有二处，一是指魏良辅为『嘉隆间』人（按：另文论之），一则是指魏良辅是原籍江西的豫章，而迁至江苏苏州府太仓县的娄东到昆山县的鹿城一带。

按：沈宠绥《度曲须知》虽为明末立昆曲清唱之理论之巅峰期之惟一之作，但他于书中，于非清唱专论的部份的立说，常有出错之处。可能是只是专究唱口韵理，但对于其外则未专精，且未专于考证，而只凭传闻野谈就率尔下笔。以上即为其一例。

### ●蒋星煜以两个魏良辅『合成』昆曲鼻祖魏良辅

按：明代约与此位魏良辅同名的，就有一位江西的魏良辅，新建（今南昌）人，嘉靖五年（1526年）（1526年）丙戌科第二甲赐进士出身共90名里，历官工部、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广西按察司副使。于是，有些人就光看名字而综合两人合成为一人，并且又未考证明末周玄暉《泾林续记》里所述明太祖年间周寿崑昆山腔为传奇小说的笔法，其前后的地方志皆无此一段，皆考见于《天禄阁曲谈》内。而这些人也如写人物传记及戏剧剧本的写稗官野史的心态，写出了传奇小说般的论文，如：蒋星煜（1920-）《魏良辅之生平和昆腔的发展》为个中翘楚。

其举清康熙二十二年（1757）的《江西通志》的《选举志》发现『嘉靖丙戌（嘉靖五年，1526）科龚卿榜。魏良辅，新建人，荣之子。官布政使』等地方志以证明此魏良辅即彼魏良辅，连最基本的每一时代的同名同姓的都不少的基本常识皆忽略（已有顾笃璜先生指出其误）。此一误尚流毒至今，直到近年还有学者把魏良辅当成江西人而立说的。

### ●谈《南词引正》赞弋阳腔为伪作之旁证

且又牵引清代人臆论的『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腔』而未能依昆曲的声腔格律的真相之下，就率尔自心证：『魏良辅既是从南昌府新建县流寓到太仓来的，那就对了，南昌府是弋阳腔盛行的地区，魏良辅对弋阳腔是从小听惯了的。他采取某些弋阳腔的优点来丰富昆山腔，那是必然的』。

按：有关昆山腔和弋阳腔根本就没有什么相通，于研究昆腔的声腔格律即知，昆腔系依宋元南戏由书才人所创声相邻的基本曲调及自定不同于宋代燕乐二十八调的新的九宫架构之下，由明太祖时的弦索

腔继承，并及于后起的海盐腔，更被于海盐腔上从事『转音』的『新声』的魏良辅、张凤翼、梁辰鱼等人以此基本曲调作为本腔从事转音，并依每只曲牌的每个字的阴阳五声（后进化为阴阳七声），进行基本曲调的腔，而弋阳腔，一如古来各种记载，如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谐。』冯梦龙的《三遂平妖传·张誉序》：『一味锣鼓了事』。又如，清初王正祥《定十二律京腔谱·凡例》曰：『弋阳旧时宗派，浅陋猥琐』。且，凌蒙初《谭曲杂劄》：『江西弋阳土腔，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这『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完全与昆曲声腔格律相异，魏良辅倒底取资了什么弋阳腔的优点，于此更可以知《南词引正》这本伪文里竟以魏良辅之口说出弋阳腔『会唱者颇入耳』，此纯为清末以来（按：亦考证于《天禄阁曲谈》内），由相同于蒋星煜思路之下的此一伪文《南词引正》的伪造者的胡说，并抄在自抄的《真迹目录》里，而鱼目混珠见世，不然，为何昆曲的声腔格律不采弋阳腔的优点的『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呢。可知，不去究明昆曲倒底是什么声腔的造腔之理，光是用写小说的笔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明末清初的余怀的《寄畅园闻歌记》有曰：「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下楼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而弋阳腔，正是当时被魏良辅诟病的『平直无意致』的『南曲』，怎会如《南词引正》反而去称赞弋阳腔是『会唱者颇入耳』。如果魏良辅如此赞美弋阳腔属实，则魏良辅何不去成为弋阳腔的曲圣，反而要搞出昆山腔呢。故只要综合史实及昆腔与弋阳腔的声腔之实，即知《南词引正》真伪性由作者不明昆腔及弋阳腔之差别可知必不出魏良辅之手。因魏良辅以弋阳腔为无意致而必得要从海盐腔及其所唱的南京官话一路上，增加赠板及减缓速度，去改良海盐腔成为具有转音的，及依阴阳五声调整基本曲调的本腔的新唱形态。此即如郑西先生《海盐腔新探》（1985）内所说的『昆山腔的发展方向集中在行腔法，它的主要成就在于把旧腔以加工』，庶几近之。（刘有恒）

## 附录二、勾勒伪造的魏良辅《南词引正》真正作者的轮廓

●一、他一定了解昆山附近的人文禅史，且可能就是当时江苏昆山或附近如苏州、上海、太仓、吴江等处土生土长的人，了解当地及附近一带的人物史迹，因此才会写得元朝顾坚家住『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及当地元代玉山雅集、及真正当地被传说家住千墩的唐朝诗人陶岷的人文史料。又据陶岷的有散人行事，把顾坚冠以风月散人之号的原型，并借陶岷之名，假托出伪顾坚写了《陶真野集》（或亦以下所论，与陶真这一曲艺有关）。及当地有相传有黄幡绰的墓及事迹，而写出『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

●二、他一定很爱好昆曲。因此才会选择作一篇昆曲鼻祖魏良辅的方面的文章，因为清末以来（按：何是清末以来，尤其是于收入《泾林续记》的光绪年《功顺堂丛书》出版之后的辨伪，详论于《天禄阁曲谈》内），昆曲大衰，学者研戏曲者不多，对魏良辅都未能看重或都还不甚了解，只有非常爱好昆曲的人，才会对当时没人重视的昆曲鼻祖的魏良辅，去用来做为造伪题材感到兴趣。但他对于一些源流把握，尚无法做到如火纯青，因此，伪文里有些瑕疵，如：对于所存四个魏良辅曲律的版本里的文字有了了解通透，因此，而把曲律里谈南曲的磨调，误列于《南词引正》的北曲声腔之一去了。

●三、他一定是广见异书，如《亘史》（或《说郭续》、《绿窗女史》）、《泾林续记》、嘉庆庚申（1800）年由积秀堂覆刻《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才能依《亘史》《亘史》（或《说郭续》、《绿窗女史》）里的《蓬莱仙会品》写出把曹大章及一位与会的吴姓文人的名字拿来改名成为《南词引正》的校正者吴昆麓，实以自喻。及戏曲界其他人于1957始有人看到（蒋星煜）及公开表示星煜他自己先看到的《泾林续记》，在写《南词引正》前，就已更早看到了，里面所记明太祖问周寿昆山腔的幻想小说，于写《南词引正》里加进去成为『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及早已看到《新刊分

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才可能把内中的魏良辅曲律异于他本曲律的文字，加入到伪造的《南词引正》内，而且，以『陶真』两字冠给伪顾坚的著作《陶真野集》，这应与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李家瑞在《中央日报》着为文表示于杭州书铺见明刻本《陶真选粹乐府红珊》，表示尚未及细阅而原书迷失，并以为此书为陶真的选集。此一作伪者读到此文，应也心念如同吴新雷曰：『明代书商故作狡狴，把昆曲说成是唱陶真，给《乐府红珊》标上“陶真选粹”的名号，以此作为奇货招徕顾客。』（《明刻本《乐府红珊》和《乐府名词》中的魏良辅曲论》）故而此一作伪者于看到李家瑞之文，灵感大动，于到图书馆或相识的藏书名家的藏书楼，找到嘉庆庚申（1800）年由积秀堂覆刻的《陶真选粹乐府红珊》读之，而以『陶真』隐喻昆曲，或如浦江清所曰的『文人足成乐府』的『乐府』（浦江清《八仙考》，1936），即，《陶真野集》的『陶真』两字取自《陶真选粹乐府红珊》的『陶真』两字。此一陶真，后世有以为作道情者，如所谓于访书时发现抄本张丑的《真迹目录》里的伪《南词引正》的路工（叶圣基1920-1996），于《我看永昆》（1961.12.12）所言顾坚『喜欢唱道情』，但陶真及道情虽属说唱其实是不同曲艺，而路工误解之。而如浦江清（1904-1957），于《八仙考》一文中说：『大概唐末乱离，人民转徙无常。南唐开国，稍见太平。异乡之人，混入街市，踏歌乞索。奇装异服，非江南人所见。歌音亦不甚清楚，但听见“篮采禾，篮采禾”，遂以钱与之。好事者目为神仙，文人足成乐府。』的『乐府』。又浦江清于《论小说》（1944）一文里说：『弹词在宋代有称为“弹唱因缘”的，还有一“陶真”的名称，不知起于何时，也不知如何解释。据我的猜想，“陶”字有娱乐的意思，“真”即神仙。。。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说：“杭州盲女，唱古今小说平话，谓之陶真。”在这里，他把唱的举动称为陶真。』算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陶真、道情首先有研究之学者。而此一作伪者的取顾坚号『风月散人』仍是与陶真、道情、鼓词一类说唱曲艺有关，引申陶真至鼓词，而直接采用的乃是由明末清初贾凫西的《木皮散人鼓词》的『木皮散人』所得灵感而取名顾坚的号为『散人』。如此看来，此一作伪者应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其后之人。

而此一作伪者要能广见异书，与他的天性喜学问，及可能应系大学教授或研究学者，而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专业，且爱好昆曲，又认识藏书名人及因从事学术，能就近到大的图书馆里广见古书必有相关。不然，以当日资讯的不够发达，常人要有兴趣且去设法看尽这些罕见古书是没有可能的。如果他是位学人教习级的人物，则其著作里必能显示他是博学广征，甚至其程度到了且被同僚朋友所赞，而可以考之者。

●四、他对元代的文学非常专门，因此能把伪造的顾坚添入到元代文学界鼎鼎有名的元末实有的玉山隐集的文人集团内，如顾阿瑛、杨铁笛（维禎）、倪元镇等人。并把杨维禎的《铁崖古乐府》（而明万历四十四年1615刻本内，含『乐府八卷』，铁笛清江引一卷，『古赋』三卷）取来作《南词引正》的顾坚『善作古赋。。。乐府八卷行于世。』的表述。又把『顾仲瑛』被张士诚召而『屡招不屈』，改为伪顾坚的顾坚是：『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而把顾阿瑛的『顾』姓套在伪顾坚的头上。但对于顾坚的名字的出处，亦有查过一些族谱史料，确定必有近该年代确于苏州或不远的江苏境内一带人里有这个名字，此便层层加密，滴水不露。

●五、此人对于辨伪必有一套，知辨伪之至精，才能够于造伪时明于个中三昧，设身处地，以作伪人心度其他作伪人之腹，并以以往作伪的先人的饰伪的高明处为师，及其有破绽并被后人辨出作伪之失的造因为戒，知作伪者容易被辨出破绽之处，而设法于自己作伪时设法面面周到，来个『反辨伪』。不被后人查出来，而后人个个看到后都信以为真。故如其有著作传世，必可以从其著作里可以看到他对书的辨伪很有一套。

●七、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造伪者被识破的一个要关，即如再如何作伪精审，皆难避免的，就是下笔的笔气，即，涉猎了那么多的知识，渐渐被所吸收的知识及所见书册的用字，融会陶铸后，根深蒂固，而于是下笔时，就会成为其下笔的笔法的所出，成为一种『笔气』，因此，对于其留下的著作里的行字着字，只要去透字析句，自可从其炼辞来破伪。且有时，因作伪者失误，未考虑用作伪人当时的年代有的笔法，如魏良辅既为明代人，就不应该用『盛于明时』，因为魏良辅自己所处就是『明时』，而

明朝还在嘉靖年间，不是崇祯末年气运告尽成为确定之际，如何以嘉靖当时就能预料能够盛于还没有发生，而也是处于『明时』的万历、天启等未发生的年代，都还会持续的『盛』呢，那是只有清代及以后的人，才应该用的笔法。又有时，把自己炼句造字的习惯笔法，不小心用到伪造的魏良辅《南词引正》内，而露了伪馅。

●六、此人的作伪的动机，应系为游戏之笔，不是因为何种目的去造伪。只是想要以自己的学问的博大，及其对于辨伪术的精深，开个小玩笑，自己弄篇自认可以超越以往被自己所揭发的，以往作伪人失败露馅的前车之鉴为师的伪文出来，或有看看后人有没有高人可以有办法辨出此人的造伪，但初或没有打算公之于世，而只私藏书斋把玩自赏，但去世后遗物流落旧书铺而被路工发现，如此而已。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坏目的，故如真揭晓其人，实也不必那么指斥罢。也就是，在一场学术骗局被揭穿后，受到蒙骗的学者专家们，实在也只好自己摸摸鼻子上的灰，自认晦气，以及自我反省批判自己，并且后悔在学下笔成文前，没有像该人那样的从事考据辨伪，并警惕自己，以之做为日后做学问，应该要把关第一道关口而已。（刘有恒）（取材自《天禄阁曲谈》，台北）

---

附录五、（摘录）从虚拟的『约韵』到虚拟旧南戏的『温州腔』

●明代出现伪约韵的《韵经》五卷，和清末以来的伪《南词引正》异曲同工

后来，一如纪晓岚于四库全书提要里论之：『《梁书》、《南史》、《沈约传》，并载约撰《四声谱》。《隋志》载其书一卷，而《唐志》已不著录。观陆法言《切韵序》，历述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六家之韵，独不及约书，是隋开皇时其书已不显。唐李涪作《刊误》，斥陆韵而不及沈书，则僖宗时已佚矣。正域何由于数百年后得其故本？』（《韵经》五卷提要）这是到了明代，突然出现了一本沈约的韵书《韵经》·五卷，提作『梁吴兴沈约撰类，宋会稽夏竦集古，明宏杨慎转注，江夏郭正域校。』被纪晓岚一眼看出是郭正域伪造的，与所谓托名吴昆麓的伪造魏良辅《南词引正》者，喜欢用『校正』一个模子打造的，此为作伪者共同心理。明代的郭正域伪造《韵经》五卷，偏偏说自己是『校』，托给『明宏农杨慎转注』，再托给『宋会稽夏竦集古』。一如伪吴昆麓的伪造魏良辅《南词引正》，说自己是『校正』，托给『嘉靖丁未夏五月金坛曹含斋叙』，再托给『长洲文征明书于玉磬山房』手抄。再加上摆入伪吴昆麓手抄的张丑《真迹目录》里，替张丑见证而写出了『真迹』二字，证明以上皆真。比对看看郭正域的『梁吴兴沈约撰类，宋会稽夏竦集古，明宏农杨慎转注，江夏郭正域校』，两者又何其异曲同工之妙，而伪吴昆麓后来居上，其伪技又精于郭正域了。（刘有恒）（取材自《天禄阁曲谈》，台北）

---

附录六、虚构的人物——『校正』伪魏良辅《南词引正》的吴昆麓

——伪魏良辅《南词引正》伪跋文总检讨

1961年，内地吴新雷游学京华，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告之以昆曲新数据，就是在一本『清初抄本』的朝书画鉴赏家张丑的《真迹目录》的第二集内发现了有后跋『右《南词引正》凡二十条，乃娄江魏良辅所撰，余同年吴昆麓较正。情正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吾士夫辈咸尚之。昔郢人有歌《阳春》者，号为绝唱。今良辅善发宋元乐府之奥，其炼句之工，琢字之切，用腔之巧，盛于明时，岂弱郢人者哉。时嘉靖丁未夏五月金坛曹含斋叙。长洲文征明书于玉磬山房。真迹。』的《娄江尚泉魏良辅南词引正》。



该《娄江尚泉魏良辅南词引正》本文之纯为伪造，于《天禄阁曲谈》内已明文揭之。而那篇伪《娄江尚泉魏良辅南词引正》正文后附的所谓『金坛曹含斋（大章）』的跋文里，亦明显为伪造之迹。而其中提及的三个人物有，文征明、曹含斋、吴昆麓三人。其中文征明及曹含斋（大章）皆实有其人，而『吴昆麓』则不见于史册或任何地方志及笔记文集。

按：所谓作伪，以『虚虚实实』为尚，此《娄江尚泉魏良辅南词引正》作伪者，得其诀窍三昧矣。如所谓『顾坚』者，把一个虚构的『顾坚』，安插在一个实有的境况之中，而顾坚亦『虚虚实实』，『顾坚』其人为虚，而其伪文叙述里，所参考的人物情境，都实有其地其人其事，而此一作伪者，所参考的人物情境是参考元末明初的『顾仲瑛』及其的『与杨铁笛、倪元镇为友。』被张士诚召而『屡招不屈』，就改名不改姓，泡制出『顾坚』，及其被『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及其籍贯则参考唐朝诗人，及清商乐爱好者陶岷的被当地人传说『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亦可知此作伪者，如非昆山当地人，必为为了作伪而亲到昆山当地，采风访史，而对昆山人文很有了解者，始知书册所不载，只有当地人才会相传说的陶岷居于千墩了），及据以伪作《陶XX集》；及伪顾坚的精于乐府，则系参考了元末明初文豪杨维祜的善作『古赋』，着有《铁崖古乐府》（而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内，含『乐府八卷』，铁笛清江引一卷，『古赋』三卷，作伪者应见此本），于是写下了『善作古赋。。乐府八卷行于世。』而对于吴昆麓，则是参考潘之恒《莲台仙会品叙》所提及的明代的吴伯高，改名不改姓，泡制出『吴昆麓』，而取此名，亦颇有微意了，即，名字的含意乃：『住在吴中昆山山下之人』。至于1978年，有一个姓施名一揆的，写了篇《关于元末昆山腔起源的几个问题》，竟然因着从图书馆里寻宝，找出了一本《南通顾氏宗谱》，里有顾坚之名，就移风接木给伪《南词引正》的顾坚，还用小说的想象力，编造出：『既然顾瑛及经常参加他家歌舞盛筵的高明、杨维祜、张猩猩等，都是擅长和癖好南曲，那末这群歌娃为他们演唱的当然是南曲声腔了。至于他们所唱的声腔是否已具有乡土色彩的昆山腔特征呢？从顾瑛和杨维祜等与顾坚‘为友’这一点看，无疑地已经是具有这个特征了。』这真是篇史学著作呢，还是传奇小说。可惜连替伪《南词引正》写校注的钱南扬，于次年1979年的《戏文概论》里，也没有采用，因为根本就是伪之又伪的不入史学品流之作。按伪顾坚，昆山人，哪是南通人？要找也应从这本《昆山顾氏宗谱》出来，不然，就闭口不要献曝，要知，不只历代同名同姓者多，就连今日同地，同名的人也不少（就连与笔者同名姓的，台北亦也好几人）。这真是研究元史者该有的史学素养吗。而如前所忌《昆剧发展史》也被此等人所惑，连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亦质之。

吴伯高又是何人，乃为曹大章《莲台仙会品》一文作叙的潘之恒（嘉靖三十五年～天启二年，1556~1622）《亘史》外纪卷十七《莲台仙会叙》里所提及：『金坛曹公家居多逸豫，恣情美艳。隆庆庚午，结客秦淮，有莲台之会。同游者毗陵吴伯高、玉峰梁伯龙辈，俱擅才调。品藻诸妓，一时之盛。嗣后绝响。《诗》云：“维士与女，伊其相谑。”非惟佳人不再得，名士风流亦仅见之。盖际际为尤难耳。』其中所言的吴伯高，即作伪者的泡制的『吴昆麓』的原型。

钱南扬在1961年伪《南词引正》发现后，很快的就完成及发表了《魏良辅南词引正校注》一文，在内大胆假说『所说同年吴昆麓云云，是乡贡同年，不是进士同年；而总标题下题昆陵吴昆麓，又知其是常州人。查《常州府志.选举》，嘉靖二十五年乡试中式的，有两个姓吴。一个吴崐，一个吴可行。我们为吴昆麓就是吴崐，因为，崐与昆麓字义上是有联系的。再查《人物》：吴崐，字宗高，昆麓当是他的号』（《戏剧报》1961年7、8期，后收于钱南扬《汉上宦文存》）。

按：钱南扬推断吴昆麓乃吴崐并非正确。潘之恒《莲台仙会叙》提及：『同游者毗陵吴伯高、玉峰梁伯龙辈』，『伯龙』乃梁辰鱼的字，故依其行文之则，『伯高』应为『吴伯高』的字，而非如钱南扬所说的『昆麓当是他的号』，故吴崐，字宗高，非是字昆麓，故吴昆麓非吴崐。这其实即作伪者虚虚实实之行伪法，取《莲台仙会叙》或《莲台仙会品》之文（因《莲台仙会品》前有《莲台仙会叙》），把文中的『吴伯高』用其姓而改其名。也因而，可以看出作伪者必见过潘之恒《莲台仙会叙》。

作伪者要能运用潘之恒《莲台仙会叙》文，必得见到此文。按此文也不是通常可见之文，收于潘之恒《亘史》，《亘史》编成于万历四十年（1612），有七十九目及九百八十九卷，但实际上，最早的版本乃托名万历本（？）《亘史钞》有潘子升校的『涵清阁主人子木校』字眼，传世甚少。天启六年（1626）的鸾唳轩刻本《亘史》只缀入十二部，九十三卷本。另有收有天启六年潘弼亮题识而更为晚出的《亘史钞》一百十六卷本，较天启六年鸾唳轩刻本《亘史》多录入《颖谱》《叶子谱》《雪涛小书》，及《雪涛小说》，但编次零乱而有较初刻本脱漏，实亦同源於所谓今浙江图书馆藏有一百十六卷本的所谓万历年（？）初刻本《亘史钞》，首有后人抄入的万历四十年顾起元所作的序，收于今《四库存目丛书》子部193~194册，但此部实非如浙江图书馆所曰为『明刻本』，乃是清人的本子。其总目页云『明潘之恒撰』实乃清人口吻，又亦收入了《颖谱》《叶子谱》《雪涛小书》，及《雪涛小说》，其实即前述天启六年潘弼亮题识而更为晚出的鸾唳轩刻本《亘史钞》一百十六卷本的流亚，非罕见的万历明刻本。四库